

三國志

五







表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表漢字曜，賜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時，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公子。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

曹郡中，女克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

史。除諫，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

江涇間。為表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

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

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

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置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

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

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取將軍之言，彼誠小人

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

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

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布破，渙得歸太祖。

袁氏世紀曰：陳

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

禮太祖，其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衣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

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今軍發，足以為名也。」大恠恨之。太祖益以此

渙之曰：夫兵者凶器



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無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撲。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撥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

魏

二

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郡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進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歆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誥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生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懇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李召

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以津決疑祭河滿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杖淵等皆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按勿勸士薄孫傑



令長之於士不可以師友  
三實猶真可以君臣  
三律之乎且漢末廢士  
不應詔命者多矣天子  
三威尚存以存而長其  
於身教暴橫亂甚有法  
三此論增諸矣三欲權  
志士之氣子裁而不作  
不平

伊尹之介不取必先  
不與此所以為在賢三學

文武並用之陸賈語

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濤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  
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  
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  
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而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  
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  
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德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  
循常將有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甲臣猶或未  
也而反長世之過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  
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  
儲終不問產業之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  
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  
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  
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王之教以易民視

魏書

三

五百六十五

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  
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  
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  
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  
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  
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  
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  
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責育不過也  
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世氏  
侃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  
人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



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遠至尚書早卒寓字宜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取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傷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表初渙從弟霸公恪有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

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

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

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

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霸弟徽

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表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漢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去之若天未長道民以義存唯疆而有禮

魏志上

四

五百廿三

可以虎身乎微曰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示言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是撤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徽弟敷有

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

延為太尉太傅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

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

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

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

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

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

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



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表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相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徵福齊和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

魏志十一

五

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今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為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命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



卷傳中惟此一事然又歲  
月不合

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

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

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

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

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

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

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

而至者千餘家傳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轉為

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

大魏志卷二十一 六

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

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

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

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於君意何如茂荅曰此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

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因若

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

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

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

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



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  
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  
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  
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為太子太傅甚  
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

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

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耕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為

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

魏志十一

七

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

姓覓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

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

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

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

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

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

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取之太祖大悅遷

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

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覆其書多引二京賦淵



宋高書之至極見計  
救世防民之口人所  
況操之或恐此人必不  
舍何若為此以達其  
非大臣之事不立身也

勅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  
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  
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  
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  
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  
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

其子秦  
為郎

田疇字子秦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喜擊劍初

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

魏志十一  
八

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依然莫有圖志身備

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

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

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

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

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

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

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

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

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

有後悔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



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送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魏志十一

九

一

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食惟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靈耻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



掃地之盟所謂君仇者  
公孫瓚耳非烏丸也不  
肯有信之力以報瓚而  
必資德之力以討烏丸  
宜其并表我請時有  
擇之則可謂時時  
出處之義則未也非君  
所藏一語大君已見

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  
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誶訟之法法重  
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  
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  
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  
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命  
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  
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  
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  
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

魏志十一

十一

十一

門下趨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  
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  
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  
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蓆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  
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寧滯不通虜亦遮守蹊  
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  
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  
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  
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



按傳文時居徐無山非終也

祖字誤

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黑回軍從  
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  
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  
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  
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  
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  
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  
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  
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  
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  
又著稱於無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  
始擾胡漢交率傷折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遊難

魏志十一

十一

於無終山北在靈龜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  
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  
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抗後臣奉命軍  
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說胡之勢備廣武之建燕策  
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  
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  
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成烏丸蕩平塞疇自  
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疇自  
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  
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  
昔伯成奔國夏后  
不奪將欲使高祖之士優賢之遼東斬送表尚首令三  
主下止於一出也其聽疇所執  
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賞其為尚所辟乃往吊祭太祖亦  
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  
正也故盡規魏相律盧龍之策致使表尚奔逃  
後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吊祭其首  
若以嘗被辟命義在甘山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



也。時此舉山良為進退無常。與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

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

知舊從征荆山川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

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

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疇至節

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表賊之盛命召不屈憐既守

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

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

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勇不意新羅頓於白

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其

侯食邑五百而疇懇側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

為成一人之高甚遠王典失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

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為

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

猶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

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

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苟

或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載世子議曰昔

所以懲濁世勵貪夫賢於 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

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

為求仁得一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

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

外議雖善為復使命司隸以決之 魏書載苟或議以為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

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

止善雖可以激清厲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

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

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而府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



受封亦何官非義况既  
官矣与受爵者甚相违  
首自唐仍為武恐難  
連用自注也

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半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  
矣案此語不與辭所引者相應未詳為辭之事誤邪而事  
將別有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  
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  
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歸去  
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  
是何言之過也疇有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  
幸多矣豈可言居無能之塞以易官祿哉縱國私疇  
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  
不得已請願效死勿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  
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

魏志上

十三

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  
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  
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  
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  
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  
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  
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  
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  
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疆懼



服舉孝廉脩讓所原融不聽融集有融於脩教曰原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一原可知之矣昔

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於曰據清身繫

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時天下亂遂

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鞞有難夜往奔融賊

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

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

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

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

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

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

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

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文辟脩除即墨令後

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

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

劉詢起兵潞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

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

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

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

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

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

興魏志十一

十四



惟視二字疑當作親

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視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軍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喜其義。聽之。傳

魏志十一

魏志十一

子傳

命備取阮首臣投降

曰。太祖既誅袁譚。暴其首。令曰。敢以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此六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三義。何以立世。遂出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義。太祖曰。若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傳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



才在字似當作任

既若既字疑作吳

周處赴難一生已歷  
次董皆能運料必全耶  
非難無苗先姆流真  
愧斯者

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即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

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所慙不

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

世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

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

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

盡誠之利足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

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過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

滿達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

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

朝之士每得一點顯常與君為首及聞東軍師舉賢之議

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

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建君君之察孤足

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叢測海為蛇畫足將言前後百

選駁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

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涇電亂耳

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

帝察少府蕭望之才在宰相故復出之今為馮翊從正卿

往以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誌既

三輔非有所問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

勳業以副孤意公叔又子與比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

遷魏郡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

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

至漢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

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

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廿六棧焉避其難居府雖舊

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一日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

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

遠至世稱其知人王隱云書脩一子名儀字德表高

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鎮為司馬

魏志十一

六



漢末名噴如袁周華賊時約不入其國俾元之至行賊可官生晉賊逃不速漢那何而過之不幸也

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襲字偉元以立  
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  
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悲  
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襲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  
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  
者襲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襲門人為本縣所役求  
襲為屬襲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卿之  
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  
從者下餘人安立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襲及下  
道至土牛磨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  
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之同縣管彥少有才力  
未知名襲獨以為當自定彥常及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  
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襲後更以女嫁人彥弟襲問襲襲曰  
吾薄志畢願山巖有與姊妹皆遠吉山固絕以此自誓  
襲曰嫂齊人也當還歸淄淄襲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  
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嗣春者張魁之後也火立  
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身不停家鄉邑會黨以為能係

風雅志十一

十七

其先也襲以為春性險狹慕名貴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  
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襲常以為人所行其當  
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遠者皆  
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起襲宗親悉欲移江東襲戀墳  
壙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襲思土不肯去賊害之 漢晉  
春秋曰襲與濟南劉非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襲以父為  
文王所誣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  
也 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涓文聘成公英郭憲單  
周七人為一傳其脩涓聘二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裴  
既傳單固見王凌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 脂習  
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  
天子西遷及東詭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  
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跪倨傲習常責其  
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刑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  
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外我當  
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  
見原徙許東土 高下習後見上八祖陳謝前德太祖呼其字  
曰元升鄉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  
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廿八敦舊有藥布之節賜拜  
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魏憲字知簡西平人為其郡

黃初下當更有初字



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  
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范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徵  
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擲護軍  
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執斬約頭當送之達等  
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  
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  
等送約首到太祖宿問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  
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  
關內侯由是名震關右黃初元年病亡正  
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  
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  
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  
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  
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

魏志十一

六

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

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

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

以其為已害人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

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

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

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政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

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

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

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



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  
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

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

原王烈俱崔琰為東曹掾記語曰徵事邴原議郎

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

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

仁者遠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

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

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天

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

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

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

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齒之中巖然有

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請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平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疆

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

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

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

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

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

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

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齒之中巖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請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平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疆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



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銀  
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  
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  
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膾之則推  
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  
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敢負恩施夫  
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  
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  
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  
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  
子不遂其備蓋譏之也語云妻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  
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  
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  
言行君子之極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職者哉融無  
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壽州山中  
郡舉有道辭書喻原曰脩性保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  
定策命魏則區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暖彼  
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接手援溺救民於  
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

魏志十一

二十

原可以未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懼無虎患  
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  
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禱  
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  
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諸仰靡所歎息增懷頃  
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鷄我行永久今遣五  
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  
之難若慕奔爭巢原於是遂復反深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南行已數日而度兩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原君  
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類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  
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  
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註解典籍故儒雅  
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滄泊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鄭鄭之學  
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二郡軍于還  
任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鄭守諸君必請來  
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鄭祭酒耳言訖未久  
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初大驚喜擊屣而起遠出迎原曰  
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亂虛之  
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一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



乃亦頌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藁，公且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那原名高德，大清規範，世魁然而時，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節，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華云：刑賢能不惡，惡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是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先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曰：父也。或曰：君也。太子亦不坐，不與此論。太子遂之於原，原愕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是後大鴻臚鉅鹿張秦、河南尹扶風龐參，以清賢稱。陽有台於魏，以魏字叔，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為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官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魏志上

魏志上

三十一

秉寧太僕東郡張閎，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閎曰：張子，臺親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昔田氏有齊而管氏

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

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貲，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

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那原相友，俱游學

於異閭，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



年三不書作三牛

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平遼東度虛官

以使之既性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

南而寧居北示無遠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

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傳子曰寧性見度極唯經典

不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自月而成邑遂講詩

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孝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

民化其德而原住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

謂原曰濟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徇之道也密遣

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

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悼

如此皇南謚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

雜錯或爭井鬪閱寧憲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

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聞

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王烈者字彥方於

左右無鬪訟之聲魏志禮讓移於海表

時名聞在原寧少右辭公孫度長史南賈自穢太

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

不回以穎川陳太丘子為友時穎川首慈明賈偉

節季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卒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

亦與相親由是英名並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

父喪泣疾三年遇歲飢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

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疑心育人

為務遂建孝校敦崇序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薄之

以道使之從善遠惡血者不自克而大化隆行皆成實器

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

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主牛得之盜者曰我無

追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以救宥幸無使王烈聞

之入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

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

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執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

其過慎吾聞之是知取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

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及

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



此幼安受徵之故具見有  
藏而謂亂邦不居也否則  
與若行其馬之初志相左  
矣文不直略  
幼安受徵廿二姓如那原  
華歌善輩矣

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故取而  
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學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  
劍于路未有君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  
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  
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曰韶樂九成虛賓以和人能  
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與之時人或訟曲  
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戶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  
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駮乘適烈私館時訪政令察孝廉  
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  
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節東城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  
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  
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  
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為解而不遣以建  
安二十三年寢疾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  
年七十八而終

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

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

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

資遣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傳子曰是時

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寧子精有雋才寧曰

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

南連吳僭号称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

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

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中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火光

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詔以寧為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

北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

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  
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明帝即位太尉華  
歆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歆遜位讓寧傳子曰司空陳群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重  
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朕見

魏志十一

二十三



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微命禮未優備若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幾可致至延遂下詔曰太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

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

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帝聞尚書君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其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此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以秦穆之賢猶思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

魏志十一

三

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

貴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

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

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

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



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  
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恩蒙陛下蒙承洪緒德侔三  
皇化益有唐久荷渥澤下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  
恩養之福沈痾篤痼疾痼痼通違臣諫顛倒之  
策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事司馬  
今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  
為奉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征營竦息悼  
心矢圖思自陳聞中展愚情而明詔却割不令稍  
裕章表是以鬱鬱積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息有能獲  
不意靈酒彌以隆願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年十一月辛酉詔書更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  
郡功曹以禮送之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窮  
乘勞謙引喻田疇素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  
靡所投死臣重自以自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  
功無實職而共不重封之寵案稅奴馬下荷棟梁之任  
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責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青望慕  
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息聽效  
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  
常以八月賜牛車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



備載程喜奏辭項  
有情景得遠固遺  
非心後去年而反

節高平。審老疾。庭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  
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車  
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  
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  
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  
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  
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麗手足。關於園圃。臣  
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著艾智  
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  
守高。高士傳曰。寧自越海及。常坐一木榻。積  
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正始  
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  
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  
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鳥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為  
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  
總九德之純懿。懿。今宜章。素質。水絜淵清。玄虛澹泊。與  
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  
韜古今於曾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  
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棄梓越海。羈  
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藏光。嘉遁養  
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

嘉月十年補刊

魏志上

二十六



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  
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  
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列祖明皇帝。嘉美其  
德。登為光祿。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  
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糲  
餬口。并日而食。吟誅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  
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  
揆其終始。始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  
群。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  
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又栖遲。未時

魏志十一

二十七

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  
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  
若繼二祖。招賢故典。宥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  
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  
內無偶。歷觀前世。王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  
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  
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凡杖。延登東序。  
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璣璣。協和皇極。下阜群  
生。彞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  
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嵩許。斯亦聖朝同符。唐



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

於揚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

四拜子邈即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

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

哉傳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

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

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諸雖不盈

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

訓以裕言及人臣諄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

與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

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

乎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

不仕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表紹前後

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

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

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

郡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

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

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

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

清濟十年補刊

魏志十一

二十九

龜宅于川西巖然巖峙倉管素章麟鳳龍馬煥



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大史令高堂隆上言

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京序事班天下任

令于綽連齋以問蒯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

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亡魏已

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宮今之變異而將來

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雋之鳥巢竇門陰竇告門

人曰夫戴雋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

詩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

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

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

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八屈在泥塗趙孟升之

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

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表紉之命道還鄉里太祖

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

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

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

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

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數生靖滛之聞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



因與所舉樹共盟而別昭耕丁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鄰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創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却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

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山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

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以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

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守十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

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以之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

為賊寇到陸渾高長樂耳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

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

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言退昭所居草廬之中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真拜散騎常侍荀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十一 三十

顛鍾毓太僕度山疑案度 語山疑字勁然穎川人子覆字玄默

通鑑謂克昌為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進之子豫州牧長

農太守何植等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

尉入言為尚書光祿大夫植子龔後將軍勗車騎

將軍權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

司空文穆公充博 遞薦昭曰夫真高契老而彌篤

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

傳曰 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

即徵後穎休復與度疑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

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

行於鄉今穎等位皆常 不行也昭宿德著也

信附下固上忠臣之所宜嘉異乃從誕議也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

下年八十九拜子繁郎中初昭



善史書與鍾繇邯鄲道衛覬董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其

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

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畧曰先字孝然中平

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

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收婦建安初來西

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

屬獨寓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

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

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

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摺拾不取

大德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

婦人則隱驚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為

牀布直蓐其上至天寒時篝火以白炙呻吟獨語饑則出

為人家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避道與人相

逼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

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

也由是入頽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

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

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

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

應而謬歎曰祝嘏祝嘏非魚非肉更相遊逐本心為當殺

祥羊更殺其殺癩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

推其意疑祥羊謂吳殺癩謂魏於是後人會謂之隱者也

魏志十一 三十一

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潤乎念共避白波

時不先孰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

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

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

或言生平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弟又子見漢室衰

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涘獨上其中

冬夏恒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如土其體垢汚

皆如泥滌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

質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

與終不肯取亦有教曰不食時行不由邪徑自不與女子

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

東太守吐怨肯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



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  
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不移人以爲死  
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  
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  
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  
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  
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  
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閭然合至道之前  
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  
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  
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  
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  
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  
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  
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  
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鞠以先爲仙  
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而莫能測之  
魏略又載羣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  
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  
常食青柏荒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卷一

監生李之芳刊

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  
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  
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  
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醜醜爲障施一  
厨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  
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八九十裁若四五者縣  
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備作以禱糴  
糴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緇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  
安有宿儒隸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  
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  
不治產業不畜妻帑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  
詠到一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遠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  
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日如無所見  
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  
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  
不肯言故因号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  
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羸卓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  
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由肺揣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肺一  
劑揣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爪



牛痛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蝸舍形如蝸牛故謂之蝸牛處並于曰有國於蝸之左左用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二具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翥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卷第十一

魏書

卷十一

魏書 國志十一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劔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甚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十二

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末兄弟親尋干戈異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至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  
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  
容謝之干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  
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  
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  
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熙鑿夏后詩稱  
不遠于郊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  
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  
聞哲人君子俄有包斯之志熊羆壯士憤於吞壘  
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

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  
御戎焉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  
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  
寶而猥謙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難免之  
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  
子燔鬻捐楮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  
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鬻捐楮鬻已壞  
矣楮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  
復為東西曹掾蜀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  
夷之風史魚之士且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



魏武王公隆孔北海勢同  
宜尔若李班幸為格  
齊德不口詳精嫌教  
愚極矣  
漢末崇尚氣節故惟以  
奸雄不致遠後漢鼎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歲厥職魏國初建

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蓄俠植有才而愛太祖狐

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荅曰蓋聞春秋之

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

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

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其臺遷中尉琰聲姿高暢

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懼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

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為魏王

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

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

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

者好讒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

者太祖怒曰詭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

意指不遂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

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

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

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  
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魏刑輸徒前所白  
笑者又復白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  
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勅吏曰三日



寔名教陰者以惟之也親  
或王國無笑時而晉邊後  
之惟天道好還而七播父子  
於劉直之士多不能容推  
析士氣東漢風教手規而  
一而具其非無也也

馬援兄况謂援大才常既  
成子謂弟勳小器遂成殊  
言蓋本此

觀融答燁之語即可上其  
後必以口舌取禍

兄死弟存於心何安老處  
遠近亦何為哉

斯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忽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錐乎。更以是殺吉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具。不知公意至此。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也。遂自殺。

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案。時或作特。朗以為不然而琰每乘此論琰。竊謂英特為是也。

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

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允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曹鼎輔

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因若已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

為首。學以智不存。身照之。林曰。大丈夫初太祖性忌有所為有。難。返耳。即如卿諸人。良是貴乎。初太祖性忌有所

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

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

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公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

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燁後至。同坐。以告燁。燁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

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處有舊。亡投燁。遇襲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窮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襄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發曰。彼求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即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寢坐馬。融由是名。燁遠近。與原。融立。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



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太司馬辟辛高第累遷  
比軍中侯虎賁中郎將北海相四年二十八承黃中殘破  
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  
方正郗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  
棺木以殯葬之郗人鄭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  
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  
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輯為  
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  
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傑皆不能及亦自許大  
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群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  
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  
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倫不  
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  
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  
張疎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  
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  
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  
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  
醇酒躬自上馬禦之冰水之上卷令止卻與融相拒兩翼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一

五區生李之方

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縣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  
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鄆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  
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即北陲欲附山東外接  
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  
玄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教不至萬斛王子法劉  
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  
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  
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  
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  
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  
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  
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  
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惟平生之意釋  
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喟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  
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具  
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  
能平御史大夫郗慮之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  
中大夫雖君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  
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  
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



造作醜論以誣高賢其  
雅信之

言子疑當作懸

好子如此。續漢書曰：太祖尉楊彪與表術始婚，術倍號太  
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  
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油內  
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表紹之敗也，融與  
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情謂書  
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知度之，想其當然。再十二年，融  
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  
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  
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  
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華，好作變異，眩其  
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  
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錢鏹而  
父不肖，寧贖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  
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採屬皆使聞見。

世語曰：融二子皆齷齪，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  
子曰：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  
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  
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  
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况於顛沛哉？  
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  
知言之。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表紹及太祖  
為理。官慶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疆盛  
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  
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  
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  
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  
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  
妻主曰：日以恃寵果虔見誅。魏略曰：妻主字子伯，少

荆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  
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



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顓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也  
伯時亦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  
伯時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  
著後耳齊輩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  
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  
用軍國大計常與馬劉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  
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  
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  
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  
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  
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職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  
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懼他人乎授乃白之遂  
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  
目之羅終不得鳥矣烏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  
翼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  
未必非必也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  
胥附之由也

晉為尚書大鴻臚

魏志十二

七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  
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  
兖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  
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  
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之心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  
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  
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  
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  
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



魏武二禮唐高帝非孔聖  
產學昭明於劉吉皆引

魏志卷之十二

八

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  
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自治豈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  
自詣玠屬所親眷玠荅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豈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  
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玠乃共  
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  
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  
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  
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  
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  
甚篤嘗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  
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  
公正任官清恪其典  
選舉拔自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案官治民功績不一  
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  
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  
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絮象濯纓之操貴者無微欲之  
累賤者絕女茹貨之求吏潔于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  
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表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  
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  
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  
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



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  
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  
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怒戮女司  
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錄女子入于春棗漢律罪人  
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  
典今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  
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  
神明之意而當致二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  
寬則充陽所以爲早玠之立言以爲寬邪以爲急  
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早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  
今主旱寇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  
相值不備人伐邪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  
玠譏諂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  
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  
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譏見答云何  
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  
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  
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  
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  
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松



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准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與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何以名釐四海。推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

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

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

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

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

不為動。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

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懲也。子寧

以他規我。傳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

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聞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

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

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



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瓜牙之臣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王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即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

官至車騎將軍華嶠漢書曰夔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

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丸俱反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

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闕宣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

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固夔避亂淮南後表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

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

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

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

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



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爲已  
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  
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  
追乃問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  
掾屬時有傳素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  
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  
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  
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  
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  
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二

十二 監生李之芳

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

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爲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彘刑戮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繼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桴鼓柳下惠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繼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耻詩云唯此褊心何出爲城父令  
魏書曰自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爲郎令夔爲城父令  
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  
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  
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



能自還。來被德教，故不知久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卷二

十三

監生李之芳刊

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



日食萬錢家風並有也

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  
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  
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  
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  
之鄉閭使長幼順叙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  
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  
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  
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學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  
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  
弟方進儀與夔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一**  
十四 監生李之芳刊

不合尚書傳異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善  
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  
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  
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 文帝為太子以涼

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

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

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

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  
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隞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

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  
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

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

中為司徒干寶晉紀曰曾字穎以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

為武衛將軍荀頤所表活既免辭請廷尉乞為官婢以贖

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

制所以追我巳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

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

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

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歿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

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

餘薨謚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

位亦至太宰謚康公子綏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

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綬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

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頤曰以女王之道事

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

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

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

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

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

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

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

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

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

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

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

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

節勿問也

更辟司空掾

除行唐令

勸民農桑

風化

節勿問也

更辟司空掾

除行唐令



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為翊病去官是時  
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  
如邢顥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無  
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顥  
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  
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  
顥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日近不肖禮賢不  
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具為上招誘其罪  
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補東曹掾初太子  
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

魏志十一

書

問顥顥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  
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  
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  
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晉諸公贊曰顥曾孫喬字曾伯有體

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  
漁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  
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  
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  
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六節寬厚愛  
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



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紹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祖曰夫略不世出能搃人雖疆必薨君殆天之沐水之敗信被瘡韜在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特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脩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厲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

嘉靖九年補用 魏志十一使持節邵平勛丞相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

以勛為中庶子徙蒞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

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

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

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官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

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

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

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

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

宜以為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



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  
隱有同古烈臣異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  
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  
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  
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  
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  
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擲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  
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  
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歲之言者

八表志

六

梁丘據取媚於過臺睡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  
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  
年為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為官正官  
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懾因  
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群臣大議勛面諫曰王  
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  
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  
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  
之戒今又勞兵罷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  
玩愒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

君臣之義不合則去上表  
如此而在其行何耶



有功於太祖何如得罪於  
郭夫人邪

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  
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  
史劉曜欲推之勛以輕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  
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  
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  
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  
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  
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  
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  
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

魏志十一

十九

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  
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  
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  
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  
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  
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  
客千餘家出為賊盜入亂吏治頽之芝差節客王  
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  
藏匿必為留習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宗加股



肱郡而賓客母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  
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裁同等  
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  
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  
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  
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  
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  
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  
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堂琅邪人中平末爲沛  
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  
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爲  
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  
嘉靖己未年

魏志

二千一監生李之芳刊

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李遷大理正有盜官練實都厠  
申成所收治并免威官  
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  
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  
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  
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  
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  
在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疆扶弱。私請不行。  
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  
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  
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



並其細故別多所寬宥  
於豪強則法在必行不  
劉茹柔去評當矣

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潤神。臣松之案：無潤，潤山。繫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生，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宗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

嘉靖己未年

魏

二

監生李之芳刊



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一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  
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穀帛武皇帝  
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  
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  
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  
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  
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  
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費之損不如墾田益一  
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  
耕爨種麥穫刈築塲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

賦除道理梁堽塗室屋以是終歲無田不爲農事

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曰計課其力勢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

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

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

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

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

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

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

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



縣請豫治牢具。收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秉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相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

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魏書卷十二

二二二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艷，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傅卷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